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魏紀九

起柔兆困敦盡重光  
大荒落凡六年

高貴鄉公下

甘露元年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二月丙辰  
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  
劣以少康為優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  
服赤舄副焉 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  
諸儒莫能及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  
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并屬文論  
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



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每有  
集會輒犇馳而至秀潛之子也 六月丙午改元  
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  
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  
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執我有虛弱  
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  
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  
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  
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外  
倉五也賊有點計其來必矣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

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  
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  
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以艾為鎮西將軍都  
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蜀人由是怨  
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衛將軍行大將軍事

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  
為太尉 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孫峻使欽與驃  
騎將軍呂據及車騎將軍劉纂鎮南將軍朱異前將



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餞之於石頭遇  
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絢丁亥峻卒吳人以  
絢爲侍中武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  
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  
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襦與共言論後  
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  
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  
益友今不幸代復於何聞過談者羨之 呂據聞孫  
絢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爲

丞相絢更以胤爲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  
使人報胤欲共廢絢冬十月丁未絢遣從兄憲將兵  
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  
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喻胤宜速去  
意胤自以禍及因畱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  
軍孫咨告以絢爲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絢絢不聽表  
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  
劫融等使詐爲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  
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絢就公時夜已半胤  
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兵已



通鑑卷七十七  
四庫  
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緜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已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犇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以司空鄭冲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遂奪反之自後母病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徵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十一月吳孫緜遷大將軍緜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有恪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緜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緜事泄緜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春三月大梁成矣盧毓卒夏四月吳主臨正



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緝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爲也詰之果服左右莫不驚悚 征東大將軍諸

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伎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場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克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克至淮南克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克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



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聞已遂殺綝歛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稱臣請救弁請以牙門子弟爲質 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六月孫綝使鎮南將軍朱異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歛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執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



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  
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  
蕩於執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  
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  
裏再重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  
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兖州刺史  
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等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  
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  
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  
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

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  
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  
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  
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綝旣不能  
援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  
怨之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  
也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  
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  
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執不能久誕等益寬  
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比自誕



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  
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  
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  
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  
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  
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  
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  
一年內變將起柰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燹固勸  
之欽怒誕欲殺班燹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  
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

曲數十家來犇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翽緝皆  
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  
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  
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  
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  
爲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率  
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  
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及安西將軍鄧  
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數挑戰望艾不應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  
以諷之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如何曰吾  
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多慢  
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  
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或曰曩者項彊漢  
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  
爲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豈必由  
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亥世尊君臣久固民  
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  
安能杖劔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民

疲秦後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散  
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  
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  
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執故可爲文王難爲漢祖夫民  
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  
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爲小利移目不  
爲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  
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贖征  
土崩執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

三年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



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眾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  
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  
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  
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復  
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  
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  
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  
鴛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眾不爲用遂  
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  
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鴛虎以窮歸命且城未

扞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鴛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  
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鴛虎皆爲將  
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  
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  
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  
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  
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  
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  
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  
死唐咨王祚等皆降吳兵萬眾噐仗山積司馬昭初



圍壽春王基石苟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五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擒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爲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鴛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美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襲有城吳之執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



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  
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  
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犇懼挫威也昭乃止以  
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  
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  
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由而不能兼弁也故窮武之雄  
斃於不仁存義之國喪於懦退今一征而擒三叛大虜  
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  
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養苑欽忘疇昔之隙  
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

其德武昭旣敷文美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  
哉 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  
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 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  
還成都復拜大將軍 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爲相國封  
晉公食邑八郡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秋七月吳  
主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 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爲  
司空 詔以關內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帝率  
羣臣幸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小同玄之孫也 吳孫  
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甚懼返自錢里遂稱疾  
不朝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衛武衛將軍恩偏



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乃推朱公主死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爲虎林督損爲外部督吳主皆殺之損妻即孫峻妹也絀諫不從由是益懼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絀全后父尚爲太常衛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郎紀曰孫絀專執輕小於孤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爲唐咨等作援以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於朱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爲自在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宿衛虎騎左右無難

一時圍之作版詔敕絀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絀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絀九月戊午絀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比明遂圍宮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嘆咤不食罵全后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絀使光祿勳孟宗告曰太廟廢吳主爲會稽王



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繇遣中書郎李崇奪吳主璽綬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繇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繇迎立琅邪王休繇從之已未繇使宗正楷與中書郎董朝迎琅邪王於會稽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王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繇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選曹郎吉爰汜曰明公爲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擅廢立之威將上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去主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繇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繇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爲便殿設御座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孫恩奉上璽符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繇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荅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孫繇稱草莽臣請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吳主引見慰



諭下詔以繚爲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以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閭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爲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其妻習氏諫之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即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犇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請獄表列前失顯

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夫射鉤斬祛在君爲君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戟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皓爲烏程侯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泣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孫繚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齋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



吳主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戊戌吳主詔曰  
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  
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或有告緄懷怨侮  
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益懼因孟  
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緄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  
餘人皆令裝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緄求  
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  
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將軍魏邈說吳主  
曰緄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翔又告緄謀反吳主將  
討緄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

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  
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  
制可因臘會有陞兵以誅之吳主從之十二月丁卯  
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  
沙緄益懼戊辰臘會緄稱疾不至吳主彊起之使者  
十餘輩緄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  
可辭可豫整立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  
而火起緄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  
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  
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緄復曰願沒爲官



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爲奴乎遂斬之以緄首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夷緄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已已吳主以張布爲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爲諸葛恪立碑者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 初漢昭烈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與執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

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歛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羣臣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夏六月京陵穆侯王



和卒 漢主封其子湛為北地王詢為新興王虔為  
上黨王 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  
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  
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  
書諸葛瞻為僕射 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為婢  
所殺 是歲以王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元皇帝上

景元元年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詔有司率  
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 帝  
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

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  
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  
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  
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  
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  
詳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  
懼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  
欲與俱經不從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  
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佃遇帝於東止車門左



右呵之。仙衆奔走中護軍賈克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克曰事急矣當云何。克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顛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克少可以謝天下耳。昭又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顛或之子也。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鄉公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鄉公。太后許之。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於鄴以爲明帝嗣。炎昭之子也。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今書皆稱詔制。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戊



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鄉公更名奂甲寅常道鄉公入洛陽是日即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爲司空 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爲難唯衛將軍陳留濮陽典以爲可成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爲候官侯遣之國亮自殺衛送者皆伏罪 冬十月陽鄉肅侯王觀卒 十

一月詔尊燕王待以殊禮 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爲司空 尚書王沈爲豫州刺史初到下教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廩褚碧入白曰教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 在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少須後沈又教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碧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



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謀之言未可致也流乃止

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

夷陵東西皆險陜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



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  
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烈奮之弟也 秋八  
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冬十月漢  
主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  
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爲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  
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  
來秘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周旋三十餘年  
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既不爲皓所愛亦不爲皓所憎  
故官不過六百石而亦不懼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  
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主使五官中郎將  
薛珣聘于漢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  
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  
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爲至安也  
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  
珣綜之子也 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  
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爲質力微之先世居北荒  
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疆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  
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  
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毘氏分統部衆爲  
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



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魏紀十

起玄默敦并盡闕  
逢君難凡三年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秋八月乙酉吳王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  
女也戊子立子暉爲太子 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  
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  
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十月維  
入寇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  
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  
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



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 吳主以濮陽興爲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爲左右御史大夫初興爲會稽太守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爲會稽王左右督將故吳主即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吳人失望吳主喜讀書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張布以昭冲切直恐

其入侍言已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蓋欲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惶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此無所爲非而君以爲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頭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廢其



講業不復使昭等入 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  
莊而尚竒任俠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  
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  
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爲  
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  
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  
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面質籍於  
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  
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  
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

宜損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會  
夔之子也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  
客馬追之累騎而還劉伶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  
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  
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鍛不爲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  
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遂深銜之山濤爲吏部郎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  
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康與東平呂安  
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爲證其不然會因譖康嘗



欲助毋丘儉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  
亂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  
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司馬

昭患姜維數爲寇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從事中  
郎荀勗曰明公爲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而以  
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昭善之勗爽之魯孫  
也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  
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  
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  
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執水陸並進此滅

虢取虜之執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  
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  
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襲漢中以劉  
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  
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  
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  
乃奉命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  
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  
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  
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春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又辭不受

吳交趾太守孫諸貪暴爲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  
鄧荀至交趾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民憚遠役  
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諸及荀遣使來請  
太守及兵九真日南皆應之 詔諸軍大舉伐漢遣  
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  
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  
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  
鎮西軍司瓘覲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

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  
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  
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  
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  
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  
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  
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  
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  
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  
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



於樂城護軍荀愷圍將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  
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漢  
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  
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  
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  
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  
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  
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  
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  
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  
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  
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  
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也橋頭乃從  
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  
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  
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未到  
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劔閣  
以拒會 安國元侯高柔卒 冬十月漢人告急於  
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  
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



以救漢 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  
進位爵賜一如前詔昭乃受命昭辟任城魏舒爲相  
國參軍初舒少時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  
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知之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  
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爲皎厲之事唯  
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  
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宗孝廉宗黨以舒無  
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  
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於是自課百日  
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

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  
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歎  
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及爲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  
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  
器重之 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  
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  
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執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  
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



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  
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劔閣之守必還  
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劔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  
矣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  
橋閣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  
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  
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  
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權之子也屢勸瞻宜速行據  
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

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  
絳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  
艾使列陳以待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  
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  
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  
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  
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  
爲策馬冒陳而死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  
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漢  
主使羣臣會議或以爲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犇吳



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犇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犇南則當早爲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執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

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逼之窮乃率從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柰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張紹等見鄧艾於維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救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



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主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郫得漢主敕命乃令兵

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 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詣官門上表曰伏聞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



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叡承之刑繁  
 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  
 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  
 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  
 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茲計立矣  
 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敵競  
 於外利不脩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筭亦勝因危而伐  
 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  
 乃服 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  
 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巴遣漢葭

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屯于  
 赤沙誘動諸夷進攻西陽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  
 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  
 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  
 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  
 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執也敕外  
 趣嚴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  
 後討五谿夷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  
 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  
 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帥所領晨



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  
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冲爲太保 壬子分益州爲

梁州 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

乙卯以鄧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爲司徒增邑

萬戶 皇太后郭氏殂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

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

之徒已殄滅矣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

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執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

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晉隴

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

作舟船豫爲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

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爲扶

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官舍爵

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

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

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

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

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

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執與蜀連  
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  
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鍾會內有異  
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  
來筭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  
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  
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  
且爲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  
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出則同輦坐則  
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衛瓘密白艾有反狀

會善效人書於劔閣安文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  
指倖傲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  
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  
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  
濤爲行軍司馬鎮鄴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  
氏言於昭曰會見利忘義好爲事端寵過必亂不可  
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今遣鍾  
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  
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爲邊寇師老民



通鑑卷之六十一  
三  
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  
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疆使之適所以爲敵禽  
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  
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夫蜀已破亡遺民震  
恐不足與其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  
會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勿使人聞也  
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卿  
艾但可救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而  
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  
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

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  
疑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健  
會遣衛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  
瓘因以爲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  
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  
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  
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  
艾所居艾尚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  
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  
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



通鑑卷七十八  
所憚惟艾父子既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  
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爲前驅會自  
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  
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爲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  
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晉公書曰云恐鄧艾或不就  
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  
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  
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今來大重必覺我  
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欠  
作劉備也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

蜀之故官爲太后發哀於蜀朝堂矯太后遺詔使會  
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  
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  
屋中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衛瓘詐稱疾篤出就  
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姜維欲使會盡殺比來諸將  
已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  
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  
明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  
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  
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給語親兵及疏



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楛數千欲  
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帽拜散將以次楛殺內坑中諸  
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已卯日中  
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會  
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仗白外  
有凶凶聲似失火者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  
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  
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  
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  
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墮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

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會將士死  
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  
狼籍衛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鄧艾本營將士追出  
艾於檻車迎還衛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爲變乃  
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  
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旣而捨之及瓘遣  
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鎮西長史杜預言於衆  
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音又  
不御下以正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預預恕之子也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四百十二  
及孫於西城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晉公思鍾繇之勲與毓之賢特原毓子峻廼官爵如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明公雙對枯骨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庚子 英明元皇后 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閭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土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唇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不羞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憲力弱不能禦遣叅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



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  
 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鎮軍陸抗等帥眾三萬人增  
 憲之圍 二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  
 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顛為司空 己卯進晉公爵  
 為王增封十郡王祥何曾荀顛共詣晉王顛謂祥曰  
 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  
 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  
 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  
 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  
 我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

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授  
 攘倉卒禪之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  
 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  
 動無關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初漢建寧太守霍  
 弋都督南中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既定  
 不聽成都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弋宜速  
 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  
 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  
 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  
 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



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  
不敢有貳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丁亥封  
劉禪爲安樂公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  
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  
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  
在不能輔之久全况姜維邪佗日王問禪曰頗思蜀  
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  
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  
不思因閉目會王復問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  
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夏四月新

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  
口而還 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  
六百餘人 甲戌改元 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  
爲晉宣王忠武侯師爲景王 羅憲被攻凡六月救  
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憲曰吾爲城  
主百姓所仰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  
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  
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兵師還晉王使憲因仍舊  
任加陵江將軍封萬年亭侯 晉王奏使司空荀顛  
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止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



太保鄭冲撫而裁焉 吳分交州置廣州 吳主寢  
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獲賜與入令子靈出拜  
之休把與臂指靈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羣  
臣尊朱后為皇太后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國  
內恐懼欲得長君在典軍萬或嘗為烏程令與烏程  
侯皓相善稱皓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  
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與左將軍布與布  
說朱太后欲以皓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  
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改  
元元興大赦 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

國事

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

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

也會請其子郎中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

憂今日難全吾家矣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

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

以全歸癸巳詔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 九月戊

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 辛未詔以呂興為安

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

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麋谷為交

趾太守率牙門董元毛晃孟幹孟通麋能李松王素



通鑑卷七十八  
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吳主貶朱太后爲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爲太后。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爲散騎常侍水曹掾孫或爲給事黃門侍郎以使於吳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後委地手垂過鄰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炎

相示之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爲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賈克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爲世子。吳主封太子暉及其二弟皆爲王立妃。滕氏爲皇后。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爲明主。及旣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濮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三  
三  
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  
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爲  
衛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 是歲罷屯田官



